



「尸位素餐」的大學生？-大學生形象的媒體再現與閱聽人解讀研究

陳婷玉^{*1}

張志遠^{**}

《摘要》

台灣教育改革透過大學院校的增設，來實踐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願景，但在「少子化」的趨勢下，引發了大學「高錄取率、低錄取分數」的現象，而大學生「高學歷、高失業率」的情況，使得大學生們成為社會各方檢視的對象，但透過媒體運作所呈現的大學生形象，卻有可能是負面、偏頗的社群刻版印象。

在大學生相關新聞事件的熱潮下，「大學生了沒」節目的誕生，大學生開始擁有發聲的空間，不再是經由他人口中來介紹自己，或許這是提供大學生挑戰社會宰制關係的契機。

「大學生了沒」節目著重大學生課外生活、外在妝扮，亦有校園生活的主題，而透過分析節目場景與流程，試圖洞悉權力關係的運作，發現空間座位的擺設、主持人、製作單位，以及專家來賓，其中皆有權力的行使，而有著類似「課堂教室」的運作型態。

從文本分析中看出，節目的言談仍有若干與主流新聞論述呼應之處（如當代

¹作者陳婷玉為南華大學傳播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張志遠為南華大學傳播學研究所碩士。



大學生素質低落、不務正業好玩樂...），但也不乏反轉主流論述的言談，企圖呈現出大學生多元的面貌，也迫使主流意識形態霸權必須對大學生論述在若干面向進行鬆綁，並提供大學生得以平反負面形象的空間，使得「大學生了沒」成為主流論述與非（反）主流論述爭鋒的場域。

在閱聽人研究中發現，高中生與大學生對文本的解讀，常為節目中大學生進行「辯護」，而上班族在文本的解讀，常以較高的身分位置進行觀視，且在若干議題上帶著譴責的語彙，並清楚地與文本中的大學生與大學生行為劃清界限。研究發現，觀眾對節目內容的經驗詮釋，會因性別、就學階段及社會位階，有著不同的解讀型態與收視意義。

關鍵字：大學生形象、再現、接收分析、大學生了沒、閱聽人研究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台灣政府在一九八〇年代開始思考教育體制的改革，將教育視為國家發展的根本基礎，希冀透過教育改革來落實現代國家應有的教育理念，並改善學生長期蒙受困擾的升學壓力，而歷經三十年來教育改革的推行，從精英教育走向普及教育，使得大學生族群面臨形象迅速翻轉，但教育改革並非唯一變革因素，政治、經濟、文化，和媒體等社會脈絡，都是促使大學生形象轉變的重要因素。

在政府的大學院校擴增政策施行下，至 2009 年台灣公、私立大專院校²總計有 164 所（105 所大學、獨立學院 44 所和專科學校 15 所），其中大學校數因技專升格政策的開放，使得大學校數更是從 1996 年的 24 所迅速暴增，此外大學就學人數也是突破一百一十萬大關，比十年前增加近三十萬人，然而在台灣日益「少子化」，使得大學生的量與質都產生結構性的轉變，明確地說明大專院校的設立已能滿足高中職畢業生就讀高等教育的需求，「讀大學」似乎成為台灣學生求學過程中必然的趨勢，而現今台灣所有年輕人都讀了大學，似乎實踐了過去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願景，但卻也因此引發出若干社會問題；如 2007 年的大考分發，出現加權總分最低錄取分數只要 18.47 分就能上大學的異象，低分錄取、缺額多的現象重創了台灣的高等教育，並提出大學倒閉警訊（林志成，2008.08.09., A6）；至此，大學生素質與大學校數是否等量提昇發展的觀察，提供了大眾媒體等公共領域的討論空間。

九〇年代大眾傳播媒體開始出現「草莓族」、「尼特族」³、「啃老族」⁴等，

²大專院校的統計包括大學、獨立學院和專科學校，而本研究所探討的大學生族群排除非及齡的人口，而是設定為及齡就讀大學的學生族群。

³尼特族（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簡稱 NEET），一詞最早使用於英國，意味未就學、未就業，亦不接受職業訓練的年輕人；與失業者不同的是，尼特族對不工作並不感到焦慮。資料來源：朱芳瑤（2009.9.21）。尼特族，無所事事閒閒過。中國時報。A9 版。



形容現代青年無法獨立自主、過度依賴父母，缺乏適應能力的負面名詞；而暨南大學教授李家同在二〇〇四年發表「大學生知多少？」一文，質疑現今台灣大學生人文素養、普通常識認知上的淺薄（李家同，2004.2.17.，A15），大學生相關議題正式在台灣傳播媒體中浮出檯面。

經過 104 人力銀行董座楊基寬的「延畢是懦夫說」（TVBS，2009.6.8）、台大校長李嗣涔引用雜誌「人人都想拯救世界，但是沒有人幫媽媽洗碗！」，提醒大學新鮮人別好高騖遠（朱芳瑤，2009.9.14.，A1）等新聞後，社會大眾對大學生議題的討論，在中央大學教授洪蘭在《天下雜誌》發表「不想讀，就讓給別人吧？」一文，其中批評台大醫學生「尸位素餐」的言論而達到了巔峰（朱芳瑤，2009.11.10.，A4），其後台大哲學系教授林火旺再批大學生「吃飽飯等死」（薛荷玉，2010.1.22）、監察院長王建煊說大學生打工賺錢「笨死了」（游明金，2010.12.2）等。在大學生相關新聞報導不斷輪播之下，加深台灣民眾對大學文憑其價值性，和對大學生素質的質疑。而新聞媒體中這些負面的大學生報導，成為社會大眾認識大學生面貌的管道，似乎也反映了大學生形象與論述的主流意識形態。

二、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大學生形象轉變自有其社會歷史的脈絡，與台灣的教育政策改變、政治流變、經濟產業結構轉型、家庭／社會文化型態，與媒體生態的開放等皆有勾連（參見張志遠，2011）。過去大學生普遍被認為是社會菁英（錢得龍等，2008），更充滿熱忱與理想，過去在大學中發起的追求言論、學術自由、反箝制的學生運動，在時空的機緣下，轉變成走出校園，終至向國家權威挑戰的社會運動（張鐸嚴，2005；賀德芬，1990；彭懷恩，2003），而現今大學生普遍對社會運動不熱中與其形成強烈對比。陳育灝（2004）直言新一代年輕人較個人主義、急功好利、崇拜偶像，對國際情勢、社會變動似乎較不關心，也不知如何投入，做事常不按常理，缺乏人生目標及其方向。

⁴啃老族，一詞與尼特族類似，中國大陸將具有尼特族特性的年輕族群，稱之為啃老族。



大學學歷的價值在不斷急遽變化的社會中，持續不停的變動，大學生身分同時也因台灣教育體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媒體等多重面向及力量的交錯影響，其所承載的使命與形象不復以往，與過去的大學生形象起了顛覆性的變化；而過去與現今大學生形象及價值觀的轉變，可說是成長在不同時代社會背景下所孕育的產物。

在大學生話題熱潮的發酵下，中天綜合台看中大學生族群龐大的收視市場，規劃出明確的節目型態，在 2007 年七月底開始製播節目名為「大學生了沒」⁵的綜藝談話性電視節目，製播大學生族群關注且息息相關的議題，每集節目也固定邀請十六位台灣大專院校在學學生作為節目班底，藉由討論有關大學生的主題單元，大學生可在節目中分享本身的想法和經驗，並與不同觀點者進行辯證，藉此場域展現大學生的活力與才藝、汲取專家學者提供專業的建議，或是平反外界的誤解與維護自身立場等，而「大學生了沒」官網（2010）更是希望能藉節目讓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大學生，重溫、分享、體驗大學生的生活風貌。

現今大學生的形象不可諱言的，與過去具有「精英」、「中流砥柱」的象徵確實已有極大的轉變，而主流新聞媒體似乎常把大學生能力描繪成「一代不如一代」，日後在就業市場競爭力也日益下降，以及極力批判極少數大學生的偏差行為，放大學生的負面特質，把各項矛頭指向現今的大學生身上，卻較少關注新世代大學生族群的優勢特質。因此「大學生了沒」節目的誕生，或許可能提供了挑戰宰制關係的契機，節目中另類的反主流論述，成為值得進一步深探的議題；本研究將檢視該節目呈顯出何種大學生形象，大學生能否藉由發聲與參與權，展現出反主流大學生論述的機會，試圖分析「大學生了沒」節目中，再現出何種大學生形象，以及哪些主流意識形態，或是進一步發現過去未曾出現在電視螢幕中的反主流論述。

⁵ 「大學生了沒」節目從 2007 年 7 月 30 日開始播出至今，播出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晚上 10 點至 11 點，於中天綜合台首播，主持人為陶晶瑩、阿 KEN、納豆。



過去大學生長期在傳播媒體管道並無發聲的機會，當大學生擁有論述、擁有自己的空間，並成為電視論述中發聲的主體時，大學生會如何運用此空間展現其意識？大學生所展現的又是何種意識？在「大學生了沒」節目中大學生是如何被成人（來賓、主持人）所觀視？大學生又是與哪些形象相互構連？該節目究竟是複製，還是顛覆原有社會價值觀？該節目是否可能成為媒體與大學生互相競逐論述的場域，使得雙方處於一個拉扯的辯證關係？本研究將藉由此節目觀看社會各界人士是如何看待大學生族群，以及檢視大學生又是如何呈現自己，藉此審視媒體再現大學生形象的方式。

此外，「大學生了沒」節目中的大學生族群作為被再現的客體，同時又位居詮釋主體的位置，顯示大學生對該節目的詮釋確實值得加以關注；因此，本研究將透過對大學生族群所進行的深度訪談中，來瞭解大學生在觀看該節目內容的詮釋，再進一步地進行再詮釋的分析，探討大學生會如何解讀電視媒體中所呈現的大學生及與其相關的話題。

在「大學生了沒」觀眾構成方面，台灣艾傑比尼爾森⁶民調公司 (AGB Nielsen Media Research) 針對「大學生了沒」1-10 月的收視調查 (2009)，檢視年齡層變項資料指出，主要收視群為 15-24 歲的群眾，每分鐘平均收視率為 1.065，高於次高的 25-34 歲族群 0.84 的平均收視率，而職業變項顯示有工作的女性 0.64 每分鐘平均收視率為最高，甚至高於學生收視群的 0.535，繼之為有工作男性的 0.425。上述資料顯示，高中、大學學生族群為此節目的主要收視族群之一，這是由於該節目原本就是以「為大學生量身打造」為號召，並設定與大學生活密切相關的議題。然而有趣的是，有工作的女性竟也是該節目的收視群眾之一，本研究於是納入上班族群進行接收分析的研究，企圖瞭解已非學生身份的上班族觀看該節目的媒體經驗與文本解讀。本研究發展出以下三個研究問題：

（一）、探討「大學生了沒」描繪與強調哪些與大學生有關的面向？

⁶艾傑比尼爾森為 AC Nielsen 專門負責媒體研究市調業務的公司，業務為電視收視調查。



(二)、分析「大學生了沒」所建構的大學生形象，反映何種主流社會規範？是否能發展出反主流論述？

(三)、高中生、大學生、及上班族族群如何看待「大學生了沒」所製播的內容，與其勾勒出的大學生形象？其獨特的解讀型態與差異為何？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立基於社會建構的「再現」觀點，來檢視大學生族群在傳播媒體中如何被呈現與描繪，進而揭露社會建構背後的權力運作；若以語言符號系統來看，再現的概念有二，一是人類世界以語言、符號等表意系統共享意義，二是由符碼的特定組織方式，中介、建構真實的過程（簡妙如，1999）。批判學者雖然曾批評 Adoni & Mane 過分簡化了我們對真實認知區分的過程，曲解了生活世界的意義結構，但是大眾媒體確實參與了主客觀辯證過程，讓某些人的主觀活動外在化、客觀化、再內化閱聽人的主觀意識，而造成一些理所當然的刻板印象（戴育賢，1994）。而媒體刻板印象就是反映社會建構的形象，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蘊含了霸權的意味（王嵩音，1998）。

意識形態乃是爭霸的過程，大眾媒體則提供論述抗爭的場域(Fiske,1990)；當大學生有機會在電視媒體中為自己發聲時，似乎就已不僅是被塑造的客體，且被形塑為「他者」的現象理應減少許多，節目中可能提供與主流論述進行對話的契機，甚至出現顛覆主流的另類大學生論述，電視媒體或許能成為大學生與主流意識形態相互爭霸的場域。

媒體反映了社會中權力運作的結構，也提供構成權力本身的象徵、圖像、概念和背景，主流媒體建立了一些模式，權力即是在這些模式之下運作；但是大學生的主體建構，在不同歷史時期有它不同的社會條件，雖然建基於消費意識的召喚，透過青少年文化市場的建造形成主體，其文化發展仍缺乏自主性，但台灣大學生的主體建構已有具備比過往較大的彈性空間（陳光興，1997）。而即便權力



的施行無所不在，但權力的關係仍是處於流動的狀態，本研究亦試圖在主流媒體中尋找「另類」、「反論述」的觀點。

以下將回顧過去有關綜藝節目的再現研究及大學生再現研究，以及閱聽人研究相關文獻。

一、綜藝談話性節目之流變與再現研究

綜藝節目的英文原名為 variety show，這個節目的類型在一九五〇年代的美國開始竄起，其節目內容包括歌唱、舞蹈、戲劇、模仿、魔術等，是綜合多種表演內容的節目 (Scheurer,1985)；綜藝節目由內容、主持人、來賓等要素組合而成，以變化多端為主要特色的節目類型（成露茜、羅曉南，2005）。

「談話性節目」則是節目內容中主持人與來賓之間有雙向對談的內容，或具有「討論話題」的內容都可稱之，而美國的談話性節目多屬夜間，且有不錯的收視率，近年來晚間十一點成為台灣談話節目的熱門時段，為電視台開闢了新戰場（鄭明樁，2003），台灣依循美國電視商業運作的體制，也將美國對電視節目時間編排的模式，如法泡製的體現在台灣電視娛樂市場。

電視媒體常混合既有的體裁或類型，而形成難以歸類的文化類型，導致混合型節目不斷地出現（沈錦惠，2003）；因此，綜藝談話性節目它的內容五花八門，綜合各種娛樂形式的表演節目，與過去電視類型節目皆具有「互文性」的關係，是個很受觀眾歡迎的電視節目類型。

因為《壹周刊》、《蘋果日報》的登台，首先把公眾人物「去偶像化」，加上綜藝節目在嘻笑怒罵之餘，《全民大悶鍋》的政治模仿秀，將公眾人物丑角化，《康熙來了》更在卸妝素顏單元，使原有的偶像泡沫化，讓大家發現平凡人也有機會能夠登上枝頭當鳳凰，象徵「凡人當道的時代」已經降臨（冉龍華，2007）；而現今電視談話性綜藝節目最大的改變，在於觀眾的現身與話題互動的特質，迷人之處為娛樂聳動的話題，吸引觀眾的主動參與，講述個人經驗或情緒表達，並



且集體現身，不再是匿名、隱形的觀眾，與節目和主持人也具有對話的互動性（彭芸、鍾起惠，1997）；因此，台灣大學生趁著有線電視分眾化和素人上電視節目的風潮，開始在有線電視頻道有了曝光的機會，甚至有了可以為自己發聲的空間。

雖然過去電視媒體再現研究多聚焦於新聞節目，由於新聞標榜反映事件真實，所以多半爭論於真實與否的問題，然而在綜藝節目的面向上，對於真實與否的要求並未受到這麼大的關注；但從文化的意涵來觀照，電視節目常被視為是文化和社會活動的再現，是人們生活中價值觀、道德感的反映，尤其電視節目是所謂的影像文化，其力量比其他的平面媒體或有聲無影的廣播，效果更高一籌（賴國洲，2000）。

而過去有關綜藝節目再現的研究，幾乎都聚焦在綜藝節目對女性的騷擾、窺視、物化、及刻板印象化（施羽盈，2008；黃麗英，1994；管中祥，關尚仁，1999），雖然對女性的塑造有較深入的描繪，卻也容易侷限在性別論述的媒體再現，而忽略其他族群。現今對於文化的建構越來越巧妙地擴散至娛樂領域，藉由觀眾毫無警覺的情境下，深刻的形塑某些特定的族群形象（林芳玫，1996a）；因此，綜藝節目所形塑的大學生，有可能被再現出極端、化約、偏頗，或是備受爭議的形象。而近年素人風潮所帶動的電視文化中，大學生活躍於各大電視綜藝節目，大學生獲得為自己發聲的機會，以及後現代尊重差異與多元的氛圍下，或許能發展出異於過往的大學生形象。

二、大學生再現研究

過往研究針對「他者」的研究，女性、青少年與弱勢族群皆被男性、成人、上層階級視為「他者」，而原先被視為國家未來棟樑的大學生，現今是否也被媒體再現為「他者」的角色呢？雖然媒體對青少年族群的再現研究於八〇年代初期已備受關注，且皆顯示傳播媒體對青少年形象再現上的偏頗（宋文里，2000；張淑綺，2000），而媒體再現的大學生研究，雖與青少年同為世代、社群的再現，但大學生畢竟與青少年仍有所區隔，大學生又更接近成人，其負擔的社會角色又



比青少年時期更加沉重，但過去卻僅有兩篇學術論文關注媒體再現的大學生形象，顯示國內對於大學生形象再現研究的缺乏。

林俊達（2005）針對台灣報紙報導的大學生形象進行內容分析，並比較台灣四大主流報紙⁷的立場，顯示大學生議題在四大報皆有相當程度的關注，而成人論述（如警方、學校、政府）成為主要消息來源，在報導立場上以負面報導居多，也容易以「二元對立」的模式處理大學生議題，在新聞報導議題發現多以受害者、政策升學、犯罪主題、兩性關係為主，最後大學生形象類目的報導量結果依序為，「有害的／有利的」、「非法的／合法的」、「依附的／獨立的」、「懶散的／勤奮的」等十二項大學生形象，印證大學生在報紙中的形象，經由文字、圖像以及有制度、有規則的互動下，產生且強化社會大眾對大學生的主流價值判斷；該研究發現，大學生議題確實備受媒體的關注，也由於大學生的發言並不具有主控地位，因此常以負面、非黑即白、受害者、依附者等角色被形塑成「他者」，本研究焦點在探討專為大學生開闢的電視節目，且大學生有相當程度的發言空間時，是否有可能翻轉或建構出反主流論述的大學生形象，而不被塑造成「新」的弱勢族群？

林昭君（2009）檢視談話性節目中的性別論述研究，是與本研究相關度最高的一篇學術論文，採用質化研究方法（批判論述分析與深度訪談法），發現「大學生了沒」節目主題雖變化性高，但仍以性別主題為主，且又多以女大生為主，經常以性別刻板印象做為論述基礎，經常使用「二元對立」的僵化方式，鞏固男尊女卑的性別秩序；在愛情主題中又以「浪漫愛」的包裝行使異性戀霸權的運作；另外在外貌打扮的主題中，強調主流的審美價值觀，並以男性凝視的觀點來審視女大學生，父權思維深刻的在節目中流動，也透過訪談該節目工作人員與上過節目的大學生，來瞭解生產端設計單元的思考模式。

⁷林俊達（2005）研究中所指稱四大報，根據 AC Nielsen 2003 年第四季公佈的報紙媒體大調查顯示，台灣各報閱報率前四名，依序是《蘋果日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



即便該研究焦點與本研究選取文本同為「大學生了沒」，但該研究的分析面向僅著重在性／別與美貌政治上，及對大學生刻板印象的塑造；研究者認為除此之外，仍有許多其他主題值得去深究（如：家庭與親子互動、課外打工經驗），而從大學生與成人的對話過程中或許可以看出些許權力運作的端倪；而該研究分析最終與父權思維進行連結，但缺乏分析反論述出現的可能性，本研究將試圖從主流論述中找出可能「稀少」，但卻「珍貴」的反論述。

此外，該研究訪談對象為製作單位工作人員與大學生來賓，訪談資料也僅是作為輔助文本分析之用，雖然讓大眾更瞭解該節目的運作思維與參與過該節目大學生的想法，但當大學生成為發聲主體亦是被論述的客體時，過去研究仍未觸及觀看該節目的大學生族群，與收視大宗的女性上班族其收視意義與對該節目的解讀；最後，綜藝談話性節目的言說秩序與規律，其中或許參雜更多隱含的權力關係運行，本研究將處理以上未顧及之處。

三、主動閱聽人典範與接收分析

1970 年代「主動閱聽人」概念興起，認為閱聽人可以主動選擇使用何種媒介，也具有主動詮釋文本的力量，閱聽人的力量大幅被提昇，閱聽人的研究開始受到重視。主動閱聽人典範重視閱聽人是如何生產意義，不再被視為是一群被動的、無區別性的訊息接收者，閱聽人會因為擁有不同的歷史、習性、社會互動而產生不同的詮釋。

做為文化研究的閱聽人分析，接收分析對於閱聽人的接收、詮釋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並修正「使用與滿足理論」為人所詬病之處，考慮閱聽人解讀或詮釋文本訊息的方式。接收分析認為閱聽人在對媒介文本進行解讀的當下，媒介訊息才具有其意義。唯有透過詮釋，閱聽人才能挖掘文本的深層意義，顯露潛藏在文本之內非明顯的意義（李佩英，2005）。閱聽人是以其社會位置、文化環境經驗來詮釋文本，閱聽人在接收文本時，其實是挾帶著他們本身的經驗、知識、喜好等，並依照本身的選擇來從訊息中擷取內容，這會隨著閱聽人的處境和體驗而有所改



變。

國內有關閱聽人接收分析取徑的研究，大多著重電視連續劇、電視新聞，以及電影等傳播媒體，較少以綜藝節目為主題的學術論文，而綜藝類型節目又多以實境節目與歌唱節目為主。過去接收分析的研究，側重特定閱聽眾對特定電視媒體文本的解讀，儘管電視媒體早已備受矚目，但是相關研究中尚未觸及與大學生生活相關的議題。陳婷玉（2008）檢視台灣已婚婦女如何看待電影《斷背山》中，男同志丈夫的處境及其對待妻子、家庭的作法，研究中發現女性受訪者，因其異性戀的性傾向與已婚的妻子角色，而對劇中男主角的作為，多持著質疑、不能理解的態度，未育有子女的婦女在情緒上較能跳脫自身情境；而王泰俐（2009）探究電視新聞如何建構八卦事件，以及閱聽眾如何解讀八卦新聞的研究發現，雖然多數的閱聽眾能抗拒八卦新聞的產製形式，但不同年齡、性別、社會背景的閱聽眾，對八卦新聞有關真相迷思及其意識形態，卻是傾向以優勢解讀新聞內容內含的意識形態，浮現出一種「雙軌性」的解讀狀態；這些研究結果指出性別、世代、經濟背景因素都是影響閱聽人對媒體文本解讀產生差異的原因，顯示出社群的解讀與其社會位置息息相關。

本研究企圖在研究中兼具認同節目有其意識形態的運作，但也肯定閱聽人的主體性與文本的多義性，彌補過去再現研究並未正視的閱聽人主動性，不僅針對文本內容進行批判論述的分析，也探討收視族群（高中生、大學生、上班族）對「大學生了沒」節目文本的個體性解讀，來探討高中生、大學生與上班族對於「大學生了沒」節目文本詮釋的可能差異性。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了回答所提出的研究問題，採取批判論述分析和接收分析兩種方法作為研究取徑，關注生產端（文本）、接收端（閱聽人）針對大學生形象的生產與解讀，來探討電視媒體與閱聽人兩者間，如何再現和詮釋大學生族群。



本研究選取「大學生了沒」節目為分析文本，用意在於以往在該節目尚未開播前，絕大多數綜藝節目的製作模式，多半都是以明星藝人或民眾參賽者為主軸，鮮少有以大學生為主體的電視節目，即便有每集固定請大學生進棚錄影的電視節目出現，如志永智勇電力學校⁸，其話題仍圍繞在藝人身上，大學生也僅是當作提問者的角色，僅少有展現自己的表現空間。「大學生了沒」節目以大學生自己介紹自己的方式，試圖以較多元、親身的方式來呈現大學生相關議題，打造過去大學生並沒有辦法擁有的發聲管道，這種節目內容與製作型態是過去電視史前所未見的，同時也是現今電視媒體中僅有以大學生議題為主軸的節目，而節目開播至今四年更是帶狀且常態性的製播，從此看出該節目在某一程度上已獲得觀眾的肯定，此外該節目中大學生的表現也備受各方的矚目；因此確立本研究選擇「大學生了沒」節目做為分析目標的代表性。

本研究透過特定媒體文本的分析，檢視大學生形象被建構的過程、意義與社會脈絡，將設定以「大學生了沒」2007年7月30日（開播第一集）至2010年12月31日的節目內容作為研究範圍。

坊間流傳的大學必修三大學分為「課業」、「愛情」、「社團」，強調大學生在大學生涯中學習技能、兩性關係與人際關係的重要性；本研究參照一般認知並進行研究文本選取時間內近千集節目內容單元的分類以資對照。

對植基於「建構論再現觀」的批判論述分析而言，分析所選擇的某些文本作為研究對象，重視其「典型」而非「例外」的文本，並不要求能代表其母體，而是在於其隸屬的特定類目（倪炎元，2005）；因此，本研究並不進行量化內容分析式的資料統計，僅對不同主題進行初步的百分比計算。而在進行批判論述分析時，依據類目進行立意抽樣，選取適合分析的文本。而為了排除選取代表性文本過於主觀的疑慮，亦透過BBS站「大學生了沒」版，尋找討論度頻繁、單元重覆

⁸「志永智勇電力學校」節目於2005年停播，播出時段為每周六23:00於TVBS-G首播，總集數31集，由蔡康永、林志玲所主持，每集邀請四十位大專院校學生參與節目錄影。



率高、較具爭議性的節目單元，以及將大學生形象描繪較為深刻的議題來進行分析（分析的節目日期與主題見附錄一）。

在接收分析的閱聽人訪談方面，為了確保受訪者對「大學生了沒」節目相當程度的涉入和對節目內容的瞭解，受訪者訪談標準設定一個禮拜五集節目中必須平均收看兩集以上，而招募受訪者的管道主要是透過 PTT 綜藝節目專版中「大學生了沒」版，其次為人際網絡管道。

本研究在 2011 年 5-6 月間進行訪談，訪問對象為高中生、大學生、上班族各二名，共六名受訪對象；在訪談進行前，依據本研究所歸納出之幾個節目所討論主題，透過剪輯片段的現場播放或燒錄成 DVD，事先寄發給受訪者收看，DVD 剪輯內容為文本分析中所選取的集數，每一集剪輯約 10 分鐘；採取面訪的受訪者，會在播放後隨即進行訪談，而運用 MSN 訪談的受訪者，則會在受訪者觀看剪輯節目內容後，於寄發的一週內進行採訪。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性的訪談方式，誘發受訪者在訪談互動過程中，重建從電視所看到的大學生形象，和抱持何種觀點來看待電視中的大學生（訪談大綱參見附錄二）。所有訪談皆有全程錄音，以利逐字稿的製作，每位受訪者訪談時間平均約 2 個小時；雖然面訪與線上訪談有其相異之處，然而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皆十分習慣於透過網路媒體的交談，雖基於一些限制，若干受訪者無法進行面訪，但就文本的研究資料而言，MSN 訪談仍有分析價值。

肆、研究分析與發現

本研究在進行質化分析前，先針對「大學生了沒」節目從開播至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底的討論主題，共 875 集（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為該節目的第一千集），進行了歸類與集數的計算，以其對該節目的內容有概括的了解。本研究發現幾個有關大學生活的面向佔了該節目內容很高的比例(校園生活 20.46%、校外生活 29.83%、兩性互動 14.62%、外在扮妝與選拔 22.29%)，質性文本分析部份遂針對這些面向來審視其中如何描繪大學生活及大學生。



本研究認為《大學生了沒》的節目運作模式亦在形塑大學生時，露出了端倪，以下即先就節目的場景安排與論述秩序進行分析。

一、節目場景與言談的權力關係

棚內錄影主持人固定或坐或站，位居於錄影場景中間的位置，專家來賓通常邀請三至五名，大抵位於主持人右手邊有獨立座位的位置；而大學生來賓則是位於主持人左手邊，以三層階梯式的座位方式分布而坐，專家學者和大學生之間，通常為空間二元對立的安排，顯現兩者可能有著截然不同的極端看法，主持人位居中場，則有試圖塑造中立立場的可能性。

「大學生了沒」每一集有不同的主題，但唯一不變的是大學生所扮演的多半是受教者、學習者的角色，主持人、專家學者及相關人士則是處於教學者的立場，而大學生常處於「有問題者」的位置，節目進行過程其實與課堂上課情形並無太大不同；另外，大學生必須接受主持人的引導才能進行寫板、按燈、發表談話等行為，使得大學生不管在學校或節目當中，皆受制於老師、製作單位和主持人的掌握，再現出大學生與主持人、專家學者之間受教者與教學者的高下地位關係；以下從量化統計整理出來的主題類目，進行質性文本分析。

二、批判論述分析

(一)、校園生活面向

1. 常識、語文能力低落的大學生？！

《天下雜誌》進行的「大學教育大調查」顯示，八成以上的大學學生及家長，認為大學生素質不好，七成八的大學教授也反映，現在大學學生的用功程度、上課禮儀等也比十年前差，比較公、私立大學，私立大學教授顯得更悲觀（蕭富元，2007）；「大學生了沒」節目的校園生活主題與大學生素質緊密扣連，從大學生介紹學校科系所學、國際觀與語文能力的測驗，以及探討兩代大學生生活等議題，描繪現今大學生的各項能力與上一代大學生的落差。



2007-10-04 節目一開始主持人便提出「大學生中文真的這麼爛嗎？」，表示大學生過於依賴電腦，學習媒體語言及文字，主持人與旁白會藉由代表公正客觀的「調查」，增加節目權威與可信度的敘述策略，間接揭露大學生素質日漸低落的既定印象，並透過實際的測驗來進行驗證，多半透過考題來測試大學生素質的高低，似乎重現出台灣教育中對學生能力測驗的縮影。而大學生寫作的「問題」，節目藉著邀請「優秀」的小學生上節目，將大學生與小學生進行對比，凸顯有著與小學生差不多的語文程度，主持人交給具備中文專業的來賓給予意見，在文章中挑出「問題」，大學生的作文立即成為予以修正且取笑的對象，並以誇張、戲謔的方式，刻意塑造出大學生素質低落的刻板印象，在主持人朗誦大學生作文的期間，現場充斥笑聲，寫作該篇文章的大學生面露尷尬神情（未事先公佈作者），似乎呈顯「大學生，小學生化」的現象。

小批（女大生）：我們大家的個性都非常鮮明，活脫脫像是從漫畫裡走出來一樣。

納豆（主持人）：活脫脫？（現場冒出活跳跳，全場爆笑）

陶子（主持人）：家裡應該是海產店喔，曾博士，這個問題又是出在哪裡？

曾揚晴（作家）：其實如果以小學生的觀點來看，真的是滿好的，通常一個小學生你看我的家人的作文，差不多就寫成像這個樣子。

小批（女大生）：當然我也不例外，現在就來介紹我「劇化的人生吧（陶子發出「天阿」！）（2007-10-04）。

節目主持人、製作單位與來賓的論述，多半決定了再現大學生的方式，多以「恐怖」、「離譜」、「糟」來評斷大學生，而這些負面、貶低的評語，加深大學生素質低落的印象；也複製「貶低別人、取悅大眾」的綜藝節目風格。

節目來賓雖對大學生常識與語文能力多表堪憂，但大學生素質低落的現象，



仍是以不能完全「怪罪」大學生，仍有其特長的模式進行開脫，而給予「生動」、「創意」的評價，將大學生語文能力低落的現象，轉嫁於資訊處理仰賴電腦與當代媒體營運的缺失；但來賓對大學生的教學與評價，確實看出節目如同教室的運作模式，而懲罰與獎勵的機制，皆由節目來賓進行篩選，來賓確實擔任著為主流價值觀把關的角色。

曾揚晴（作家）：遇到文字他們的想像力沒有辦法發揮，我相信發明王（男大生）可能對於一些東西，對於人的需要，他有他的創意…

張雪媣（中文系教授）：我六年前回到台灣，發現現在的學生寫的別字太多了，他們基本上寫作文是沒有問題，就是有些學生寫得好，有些學生寫得不太好，我想他們用電腦打字的關係（2007-10-04）。

嚴震生（政大國際關係美歐所所長）：我覺得（台灣大學生國際觀）應該是不是特別好，但是這個事實上，剛剛我看他們舉牌的時候，我覺得是有很多媒體不再有國際新聞了，所以不能怪我們大學生（2008-01-23）。

此外，雖然節目對於「問題」大學生有過多的描繪，但該類型主題仍不乏有「厲害」表現的學生，而節目中大學生班底也有不少名校（台大、政大）的學生代表，也許是讓觀眾對大學生素質低落改觀的契機，另外大學生讀書會系列單元與科系與課程主題，或許是較能改善大學生素質低落形象的主題之一。

2.大學學什麼？！無奇不有…

科系與課程主題幾乎都是邀請大學生作為來賓，確立大學生的主體性，反轉成為教學者的角色，來分享親身經歷與在校所學，給予大學生平反素質低落的機會，節目中該單元透過「特別」、「多元」、「有趣」的課程，且強調「專業」、「獨門」、「實用」的方式來介紹，以「好玩」的角度來反轉原本被視為「呆板無趣」的大學課程。

2008-10-22 修不到的獨家課程 各個科系都有絕活！



旁白：大學課程五花八門，到底學生們上課，都學到什麼呢？新聞資料說明，台大動物科技學系有門認識肉品的課，專教學生怎麼烤肉、涮肉，東海更有物理課解析蜘蛛人永遠能成功拯救女主角的秘密…

化妝品應用系莎拉，介紹化妝品再生術與五分鐘大眼術，在揭示化妝品應用系獨門絕活—五分鐘大眼術，有女大生倒抽一口氣，接著發出「我要學、我要學」，女主持人也說我們都需要（2008-10-22）。

該單元雖然皆以大學生論述為主要依據，儘管邀請的大學生常著重某些特定科系（健康運動、服裝設計與化妝品應用），且以特殊、有趣做為選材的準則，失之偏頗及膚淺化，其實用的學習成果亦常與「飲食」、「瘦身」、「化妝」進行連結，但與過去大學「理論」掛帥的教學模式有著明顯的差異，透過「生活化」、「實用化」的學習內容，似乎可減少大學教育無法與社會現況連結的批判，且經由「讓大學生說出他們自己」，可能藉此翻轉了大學生「讀死書」的刻板印象。

3.大學生的誇張行徑情有可原？！

大學生在課堂上吃東西的事件曾在新聞媒體喧騰一時，「大學生了沒」製作單位與新聞事件呼應，特闢單元：「是沒禮貌還是真自由？上課做這些事不行嗎？」(2009-12-02)當絕大多數大學生推翻過往常規，表達自身立場時，（如：上課不能吃東西），但此時主持人便會行使「以正視聽」的職責，傳達學生就該有學生樣的主流觀念，看的出來兩方權力的交鋒後，主持人仍處於優勢的權力關係；即便如此，但當大學生說出上課為何吃東西的「難處」時（上課時間安排在午餐時間），這也意味著為該節目開闢了其他媒體未能提供的解釋權，進而出現大學生是「有苦衷」的上課吃東西論述，該節目無庸置疑的成為大學生發聲管道，也能促使主持人瞭解大學生的苦衷後，而有了折衷的處理方式(不要把課排在中午)。

雖然節目中來賓（大學教授）與大學生多能接受上課吃東西的論述，但當教授在教學態度有所鬆綁時，或學生敘述上課誇張情境時，主持人會一再以「重覆」的問句，確認大學教授對於維持上課秩序的漠視，企圖來維繫教授的權威，看出



主持人顧慮主流的價值觀，並扮演「正義」的化身。

劉文英（世新大學通識中心教授）：我只對於手機上網的部分不贊成，對於吃飯這個部分是贊成的，因為手機上網很難分辨嘛...（2009-12-02）。

2010-12-02 扯同學你別太誇張！課堂十大怪現象！

陶子（主持人）：可是老師沒感覺嗎？

納豆（主持人）：你能不能出去講一下，老師把她趕走？

陶子（主持人）：老師也沒意見？

教授「縱容」大學生的情況，而大學生「誇張」、「過分」的上課態度，是節目中大學生班底所摒棄的行為（透過言語、表情表露），大學生皆同聲譴責；由此看來，大學生上課中的誇張行徑似乎並非「常態」，大學生班底對此現象的責斥，為大學生學習態度不佳的刻板印象有了平反與顛覆。

小新（男大生）：我覺得上課睡覺第一個就很過分了，不然要嘛你翹課在宿舍睡，我看那種學弟妹真的很誇張，帶那種護頸的那種，然後帶眼罩，一樣是通識課，坐在最後一排...（2010-12-02）。

4.兩代大學生大不同

兩代大學生的求學經驗，從過去考試制度的「制式」轉變為現今的「多元」，代表上一代的來賓，將議題連結到兩代生活型態與處事態度，用一連串的對立的字詞來表達兩代的差異，「吃飯等死」／「努力求生」、「快樂」／「辛苦」、「揮霍」／「憂患」，賦予當今大學生對人生「不負責任」的標籤，隱藏著正確大學生活態度的意識形態，也形塑兩代「優」／「劣」的對立關係。

2010-02-08 平平都是念大學！兩代學生生活差很大？！

陶子（主持人）：我們以前求學的方式真的比較一致，就是坐著抄筆記，然



後就是考試、發考卷，差不多就是這樣。

林三元（基金會執行長）：我覺得第一個科技的進步就很多元嘛...我們以前可能就是那麼簡單...

任爸（藝人）：我想用林火旺教授講的話，現在大學生好像吃飯等死的、快樂的聰明動物，我覺得我們那一代是努力求生、辛苦的老動物。

廖輝英（作家）：我們是比較有憂患意識，沒有像你們那麼有錢，然後大家都打工，打工不是為了要揮霍，而是打工是為了必需。

兩代大學生校園生活與觀念的論點，大多由主持人和專家學者所闡述，從定義兩代差異的模式，可看出節目中來賓與大學生之間權力關係的運作，也可發現家長式觀點的滲透；但實際上不同世代的成長經驗與情境的差異，兩個世代必然有著迥異的行為特質，大學生的論述雖相形弱勢，但從大學生角度所看待的兩代學習環境的差異，大學生在課堂中不再只有「聽話的份」，有著表達自我的機會，同時當代大學生必須充實「全面」的能力，與具備「多元」的要求（實務、表達能力），其實當今的大學生不比過去輕鬆，打翻來賓口中所說「快樂」、「吃飯等死」的大學生形象。

陽光（男大生）：因為以前比較一致，可是現在東西就變得很多元，你可能要準備 power point，可能準備要去外面實習，就太多太多東西，變成我們可能會覺得每項都很輕鬆，但總合起來之後變得很複雜。

杰弟（男大生）：我覺得老師會要求口語表達能力，像他可能不只要求你交紙筆報告，他要你上台實地去演練或什麼的。

（二）、課外生活面向

相對於過去的大學生，現今大學生有家長的經濟支持，不必再為學費而打工，但大學生打工現象依然普遍，雖然打工成為接觸社會的最佳途徑，但大學生打工仍會招來非本業的批評，監察院長王建煊曾評大學生打工賺錢「笨死了」即可印證（游明金，2010.12.2.，AA1）。



1.大學文憑無用論？！

華人社會文憑主義依舊盛行，且為社會多數人的既定觀念，現今將大學教育視為未來進入職場的基本門檻標準，而上大學變成一種不得不然的「義務」，但大學生「至少都要讀大學」的決定權，多數交由父母所指示，原本「崇高」的大學門檻，對照大學生「卸責」的回答，大學生雖已成年但仍缺乏判斷能力，也無法決定自己人生，有著「依賴」、「卸責」的大學生形象，也發現大學生受社會氛圍與家長期待的影響而選擇升學，再現出大學生沒有定見，不知為誰讀書，不知自己人生目標及方向的負面形象(陳育灝，2004)。

對於「休學」、「沒唸大學」的學生，社會主流價值觀多有所質疑，而節目將「順從」與「對抗」讀大學觀念的學生進行二元對立，企圖為「對抗」讀大學而投入就業市場的年輕人，提供平反與回應的機會，對比「順從」的大學生，他們似乎有著為自己「選擇」的「主動性」。

阿 BEN（飲料吧台人員）：因為那時候就是選讀的科系跟自己想念的不一樣，所以就毅然決然的決定休學（目前月薪近 3 萬，一天工作時數八小時）。

小豪（銅鑼燒店老闆）：因為當初就是覺得說，讀大學好像不是唯一走的一條路，想要學個一技之長（店月營業額 2 千萬）（2008-02-19）。

節目主持人訪問來賓時，必然詢問其「薪資」，當有「高薪、低工時」的狀況，大學生多投以羨慕，而大學生也常將「所得」與「文憑」進行連結，卻常有了「文憑」卻無法得到可以對應的「所得」，可能加深大學文憑無用論點，與金錢導向的工作價值觀。

2007-12-27 老板都想要！我還沒畢業就有工作！

小光（男大生）：最近看了一個新聞，就是其實高中畢業生她平均薪資只比台大畢業生還多了六百塊，然後我就在想說多了這四年是為了什麼？

哞（男大生）：我有一個同學高中畢業之後，沒有繼續念大學，他去工廠上班，一個月的薪水都快接近四萬塊，他就說你們大學畢業，在這裡當工作人



員多少錢，兩萬多，他就這樣相比，超狠的，我真的啞口無言（2008-02-19）。

節目突顯大學生打工情形普遍化，但主持人常鼓勵大學生打工來獲取工作經驗，「人生」仍無法僅從學業中體會的來，節目中立基於打破文憑主義的觀點，則是必須依靠有一技之長，大學生則是透過「賺錢」等於「獨立」的思維，以消弭大學生不該打工荒廢學業或休學的質疑。

陶子（主持人）：我覺得其實不是只有這個經歷而已，它真的會讓你比較尊敬爸爸媽媽，然後覺得這些工作的人，你做過這個工作，你有時候經過都會稍微看他們一下，你會關心，你會比較瞭解說，對，這才是人生（2008-02-19）。

雇主與大學生的主雇經驗，加深大學生打工遇到不滿、不合理的事件時，會以「抱怨」、「逃避」的方式進行解決，打工無故離職的現象在大學生中似乎很常見，雖然雇主誇讚大學生，反應非常好，活潑、不害怕，應該會選擇僱用他，但仍是形塑出大學生缺乏抗壓能力的刻板印象，但節目開放發言權時，許多大學生仍是表達他們能「吃苦」，反轉節目中所運作出大學生「吃不了苦」的形象，使得正、反論述在該節目進行交鋒，進而得到了平衡。

2010-02-18 煩惱校園求職急診室！為何我的工作換不停？！

王曉萍（鞋業總經理）：我也有碰過剛好是周年慶…就是有學生當工讀，結果吃中飯的時候，結果他說要去吃中飯了，然後所有的東西都帶走了，結果就再也沒有回來過…太累了，他不要做。

尹傑（男大生）：我什麼工作都做過了，獨立這麼多年，再苦再累的工作我都做過了，而且我還是騎腳踏車去工作，所以我認為我能夠畢業的話，不可能比現在更苦，應該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擊倒我。

游游（女大生）：因為身邊很多同學或朋友，出去做幾天就是罵老闆罵或是怎樣，就會不想做了，然後我現在做的工作阿，被病人罵，我也沒什麼優點，



就是刻苦（2007-12-27）。

2.享樂主義 vs. 把握青春，活在當下

大學生因生活作息與型態，與高中時期有著很大的差異，課外生活除了打工之外，休閒娛樂同樣為大學生活的重心，但綜藝節目過多大學生「享樂」事蹟的描繪，反倒加深大學生「玩樂」的負面形象，但該節目仍試圖藉由大學生介紹遊樂行程，與帶領助理主持人（阿 KEN）體驗夜生活，進一步讓非大學生族群瞭解大學生的遊樂文化，並鼓勵大學生把握青春去「圓夢」與「冒險」，試圖將享樂大學生的形象，反轉為「活在當下」的作為。即便夜生活、旅行（環島）、翹課等事情，可能被社會大眾視為「脫軌」的行為，卻列為「必做」的事情，因為這就是大人雖然「成熟」，但卻缺乏年輕人「青春」的特質。

2009-09-01 拒絕白白耗青春！大學生涯必做 10 件

陶子（主持人）：請問大學生上大學外宿改變了你什麼？

瓢蟲（女大生）：因為我高中的時候，我 10 點就要回家，後來大學剛好在台北以外的地方念，所以就可以每天住外面，我就覺得天啊，我的人生好像突然有了光明的感覺，就過的多采多姿的生活...然後 11 點就打電話給媽媽說，媽媽，我要睡覺囉，掛完之後就開始了，然後就玩到天昏地暗這樣。

節目中更企圖展現當代大學生勇於表現、展現自我的形象，亦在呈現「把握青春」的正面意涵，不只是享樂，而是趁年輕嘗試成年人不曾、不敢、錯過的冒險經驗。

2008-07-30 一生最少要環島一次！大學生闖台灣圓夢

少女心（女大生）：因為我自己春假的時候也有環島，也是跟他們很像，也是坐火車，然後也是賣藝，...很多人會投（錢），可是大部分的人就會對你



們嗤之以鼻，說怎麼會這樣，現在小孩到底怎麼了，就是腦子壞掉嗎？

陶子（主持人）：有嗎？有這樣笑你們的嗎？

阿村（大學生來賓）：有啊，就是我們在表演，然後表演完之後，旁邊就有路人講說，他們做這些事情，父母不會覺得他們很差恥嗎？（主持人紛紛表示不會啊，大學生覺得這樣很敢啊，這樣很好。）

另外，經由大學生講述環島經歷，並實際體驗人生道理，這些「可以面對挫折」、「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大學生論述，相較於成年人的猶豫不決及重重包袱，是具有行動力與正面意涵的，也與主流媒體所塑造的享樂主義進行抗衡，呈現出異於「草莓族」無法面對挫折的形象。過去 Hebdige(1988)分析出媒體常將麻煩青少年（youth as trouble）和享樂青少年（youth as fun）的形象進行構連，現今綜藝節目雖仍強調大學生享樂的形象，但身陷麻煩與製造麻煩的犯罪與被害的形象已不復以往；而節目中有條件的認同大學生文化，認可「瘋狂」、「熱情」是大學生該保有的特質。

木瓜霞（大學生來賓）：其實我覺得環島就像走完一回人生，你經過環島那個大風大浪，你可以坦然的面對生活任何挫折。

柏寬（大學生來賓）：很多事情嘴巴上在講，可是你沒有實際去做，你可能就是永遠都不會去做了，那我覺得只要你能踏出那第一步，你就有機會去完成這樣的事情。

（三）、兩性互動模式面向

2009-04-23 純情專一 VS 放肆博愛 你的愛情觀是哪一種？

陶子（主持人）：大家最喜歡的主題來了，談戀愛...

主持人開宗明義指出「愛情」是大學生的必修學分，製作單位透過大學生班



底模擬影片、經驗陳述來進行已設定好的流程，而大學生愛情議題通常塑造出兩性的對立關係，將男、女大生區分成對愛情及兩性關係看法兩極的團體，並以「辯論」的模式進行，似乎企圖製造且加強兩性之間的衝突，展現情緒流露極大化的狀態；戀愛主題教導大學生如何成為一個「好情人」，雖該節目似乎與坊間兩性關係的叢書與電視節目無異，但卻是開放大學生可以正當談戀愛的舞台，「合法化」感情生活對大學生的重要性。

1. 男生就該主動（付錢）？！

節目闡述兩性交往的過程中，節目主題的運作，皆形塑男主動／女被動，拒絕與接受的戲碼，男生是在擔任「付」錢、「花」錢、「追」求的角色，通常呈現出男性主動的給予與付出，而女性只須被動的接受照顧，再現男性在追求感情位於主動的地位，但似乎大學生情愛關係與物質的連結變的很重要，追求的一方理應要有金錢與物質的付出，形塑女大生重視物質的形象；此外，不僅女性喜歡沉浸在「被」照顧的感覺，男性也陷入「男生就應該要大方」這種理所當然的父權體制迷思當中，但從若干男大生語帶無奈、心不甘情不願的畫面，男性似乎也遭受父權意識的迫害。

2010-03-25 悶！為何我總是看錯人！百分百情人哪裡找？！

PJ（男大生）：我們開始出去什麼都要我付錢，只要不付錢，她就會生氣。
(交往次數 30 次，最短戀情 1 個禮拜)

小志（男大生）：電影我想說第一次付沒關係啊，沒有這真的太誇張了…可能一出去就要花 3000 塊… (交往次數 8 次，最短戀情 2 個禮拜)

2. 女生就應該永遠輸給男生？！

過往研究發現「大學生了沒」的愛情主題，以「浪漫愛」的包裝行使異性戀霸權的運作，並維持「男強女弱」、「男上女下」的相處模式（林昭君，2009）。

節目中似乎透露出在兩性日常生活互動中，女性必須重視且關心男性的感



受，且運用女性的特質來獲得男性的「加分」，以顧及和維持男性的「自尊」與「面子」，女性需要選擇退讓、包容的為男性付出，並以男性為中心，「贏」與「厲害」似乎不屬於女性所能擁有的特質，而鞏固了性別間不平等的從屬關係。

小諭（男大生）：我跟我女朋友去釣蝦，我覺得我比較會釣啊…她真的超會釣的，旁邊的阿伯就說，你的女朋友怎麼這麼厲害，你怎麼這麼沒有用這樣子，當下真的超難過的。

陶子（主持人）：這樣也不行，你要女生怎麼辦？

納豆（主持人）：女生還是要有某些事情是要永遠輸男生才（2010-03-02）。

節目中的男大生似乎充滿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意識型態，女生被男生視為「做家事」、「帶小孩」的工具，女生待在家裡與「純潔」成為男大生欲求的標準，顯示男大學生對男／女性別角色的期待，仍受制於傳統的性別結構、規範與權力關係，也「自然化」了家庭與婚姻中的主流父權意識形態。

起司（男大生）：我原本想要的是一個很純樸，可以待在家裡幫我做家事的那種，很乖的女孩子。

小新（男大生）：女朋友就是乖乖在家帶小孩，然後我們趕快去外面賺錢，給他買包包買衣服，我覺得漂漂亮亮的就很浪漫，男生去外頭征服世界，我們回到家女生征服我就好了（2008-08-01）。

3.大學生的性？！

青少年的性一直是大眾關注的焦點，談論有關青少年的性（特別是青少女和性）的論述，常把青少年和性兩者問題化，並忽視青少年做為情慾主體的事實（楊幸真，2010）；過去性在台灣社會仍被視為禁忌，雖然隨著台灣社會風氣逐漸開放與自由，但過去仍然很少有節目談論大學生的「性生活」與「性知識」，而「大學生了沒」節目似乎以一個導師的角色，公開討論有關性的主題（避孕、性行為），



即使大學生仍是扮演學習者的角色，也凸顯大學生的「懵懂」，但透過大學生在兩性議題的正式討論，大學生以親身訴說兩性互動的經歷，確立大學生作為情慾主體的事實。

2008-09-26 大學生性知識及格嗎？！不可不學的健康教育課

小優（女大生）：我覺得雙方都要負責任，因為今天男生不避孕，可是你女生也這樣放縱他，也讓自己懷孕，那就代表你自己不保護你自己…明明就是男生女生之間的關係，為甚麼要搞到都是女生煩惱，其實是雙方都要盡到這個責任。

（四）、扮妝與性別扮妝

1.型男？娘砲！

男性與女性必須有不同的穿著打扮，當男生穿「女生的東西」便會引發他人的質疑，即便有人穿過「女生的東西」也是不得已，但當男性的陰柔特質與「流行」進行連結時，男性可以變的「有型」的前提之下，可以不「排斥」原為女性的穿著，顛覆父權的二元劃分；節目常有「花美男」、「美型男」、「薄片男」這些異於傳統男性形象的論述，但對於這一代重視外貌的男大生，雖仍認為有違傳統男性陽剛的形象，但也接受男性適中的「重視個人的形象」，而有條件的開放，兼具「MAN」與「秀氣」的男性，才會是能被接受的男性特質，但為突破性別限制，卻似乎必須依循且接受「流行」消費的價值觀念，但本研究仍相信節目中藉著「美型男」的呈現與論述，相當程度地挑戰了傳統的男性形象。

2009-06-18 校園美型男當道 沒型男大生狂抗議

小批（女大生）：他們不管衣服還是褲子，都一定就是緊到前面就算有一坨，他們也沒關係，我朋友也是屬於美型男，他都會跟我要褲子，穿女生的褲子。

小馬（超克7）：現在這是最新的潮流耶，看起來腳會比較修長一點。



陶子（主持人）：內搭褲耶，這點 KEN 哥你應該常穿吧。

阿 KEN（主持人）：模仿女生的時候我常穿耶。

小馬（超克 7）：而且這有塑身的效果，所以穿起來非常好。

陶子（主持人）：可是小馬你沒有任何的排斥過嗎？

小馬（超克 7）：其實我一開始蠻排斥的，想說那是女生的東西，後來看到流行 inhouse（Channel V 時尚節目），是流行的人在穿的，所以我就穿了。

在節目中男性展露出女性特質，扮演維護男性特質的男大生，會運用「離譜」、「不 MAN」、「OVER」等具有嫌棄意涵的言詞，來形容被視為「娘」的男性，並當男性過度的重視其外貌、膚色較白皙，甚至是穿著色系過於「明亮」，都會被視為很「娘」的表現，而沒有男性專屬的「氣魄」，試圖突顯「男子氣概」與「娘」的差別，而其他單元中（如 2008-11-20 校園處處中性風！這樣是娘？那樣就 MAN？）講話聲調細柔、動作手勢多，被視為「娘娘腔」男大生所遭到的待遇，更是備受嘲弄；因此，發現在節目中性別特質有著明確的界定，一旦跨越性別特質界定的範圍，必然遭受其嘲笑與歧視，

節目中雖然接受男性的「中性化」扮妝，卻並不容許其喪失傳統的男子氣概；藉著「美型男」男大生與「男人婆」女大生的代表進行力氣的比較，結果小祿（超克 7，男大生）第一次「禮讓」女大生展現風度，第二次用全力將女大生小批「秒殺」，複製了父權霸權中男性的掌控，「剛強」仍是中性化男性必備的男性特質。

父權體制中的男性支配、認同男性和男性中心，在每一個社會體系有一定程度的退讓，父權的力量也反映在它能夠吸收表面改變的壓力，且允許一些改變發生（成令方等譯，2008）；該節目確實試圖放寬男性氣概的標準，高大威猛、肌肉並非為男性氣概的惟一標準，但前提是男性必須擁有男子氣概（如：力量），而外表裝扮也可以不那麼陽剛，但男性仍不能比女性還柔弱，代表男性必須在某



部份強過女性，才可「適度」展露社會主流能夠接受的女性特質（如：重視外在形象與中性化的外型）。

2.女性無法逾越的美貌宰制

節目中女大生常有「女為悅己者容」的論述，女大生在外貌妝扮上的改變，都是受到依照男性的喜好所影響，且當他們的身體被男性所凝視，成為慾望的對象時，才能建立自己的價值，進而產生「自信」，而盡力成為不讓男性「丟臉」的對象。選拔單元也讓女生成為觀眾凝視的標的，使得男性凝視女性更加「正當化」；此舉貶低了女性的地位，使得女性成為男性觀視的客體而失去主體性。

2009-03-09 濃妝美還是素顏棒？女大生自有一套道理？！

Leah（女大生來賓）：我覺得會比較有自信，就是你可以吸引到路人的目光。我以前沒有化妝的時候，是幾乎都沒有人要追，可是化了妝以後，還滿多人來追求的…而且因為有化妝，很多路上的那些阿伯都會對我很好，真的，就很多禮遇。。

大口（女大生來賓）：我高中有一個男朋友，他也是跟我說素顏好啊，結果有一次我就跟他朋友一起出去，結果他朋友跟他說你女朋友的毛孔也太大了吧…我男朋友因此說我帶妳去看皮膚科，因為你讓我覺得有點丟臉…

雖然節目中有著挑戰主流性別特質或審美觀的大學生，展現其個性化與自我認同，反轉了性別的迷思（如：練柔道的馬子（女大生）將男大生過肩摔），與打破理想審美的標準（如：有胖胖身材但有自信的愛摸（女大生））；但多數時候當女性超出審美標準時（如：過重），則會被視為配角、丑角，即便是有著剛強形象的馬子，在節目中仍須接受改造，而似乎在節目中想要反抗主流論述（如瘦就是美）的女大學生，都會立即接受圍剿。美貌意識在節目中充分的宰制女大生的判準，最終仍是必須服膺父權宰制的性別意識形態。



陶子（主持人）：你們要看看後面的愛摸（女大生），她自己覺得她的身材很好（女大生面露尷尬）。

愛摸（女大生）：因為我之前都一直減不下來…

陶子（主持人）：大野（男大生），這樣不禮貌囉，你笑太出來了。

愛摸（女大生）：因為我一直都減肥失敗，然後到最後我就把念頭一轉，我就覺得這樣很好（滿意現在身材），我真的搞不懂，為什麼他們（對自己身材不滿意的大學生）就是一直覺得他們很胖。

陶子（主持人）：那大野你用你的標準看愛摸，你覺得…

大野（男大生）：過肥（2007-12-04）。



二、閱聽人分析

本研究訪談六名經常觀看「大學生了沒」節目的觀眾，透過深度訪談法來探討不同性別、就學就業階段的收視觀眾，所呈現收視意義的差異。本研究雖未能對諸多閱聽人進行了解，然而透過不同背景閱聽人解讀的比較，仍能提供若干啟發。

代稱	性別	身分	經常收視主題
Arthur	男	高中生	課外休閒
小丸子	女	高中生	扮妝（流行穿搭）、戀愛
蚊子	女	大學生	流行穿搭、美食
Jacket	男	大學生	藝人明星、時事
企鵝	女	上班族	扮妝美容、兩性、美食
小個兒	女	上班族	扮妝美容、時事

由幾位受訪者的訪談中得知，大學生觀看次數因生活作息的關係，比高中生、上班族來的頻繁；而女性較愛看妝扮、美食的單元，以下為受訪者的解讀分析與比較。

（一）、差異的收視動機與經驗

Arthur（男／高中生）：「因為過不久就要準備上大學，所以很期待大學生生活，所以平常才會收看，一方面是很好奇大學生怎麼玩樂，還有什麼有趣的事，畢竟平常只能讀書，因為家長也對大學生生活很好奇，也會一起看。」

小丸子（女／高中生）：「我會跟姐姐一起看，說到流行時尚阿，還是流行服飾之類的，看節目的主要的因素是這個，節目中提及的大學生活、課程、戀愛等等的也會吸引我，因為不知道大學生都是怎麼過的，還有上課方式。」

高中生受訪者因為「不知道」且「好奇」大學生活，藉該節目事先體驗大學生活，並滿足對大學生活的想像，來獲得與高中生涯迥異的生活經驗。

蚊子（女／大學生）：「看有沒有自己也很想知道的問題，也想看看其他大



學生平常都有什麼問題或休閒...。」

Jacket（男／大學生）：「當初會看大學生了沒是因節目名稱，自己是大學生，當然會去看，看看我和其他大學生有沒有差，而且大學生活你也知道不可能早睡早起，有時候就會轉過去看一下。」

大學生會因自己身分與節目契合，而決定收視或關注「大學生了沒」，並希望藉此解決在大學生活的困惑，或是與同為大學生的節目班底進行比較，顯示出閱聽人的身分認同，似乎引導了媒介使用的模式，然而大學生也害怕與同儕「不同調」，而將節目中所呈現的大學生活作為參考與對比，藉該節目確認作為一個大學生的適當行為舉止。

企鵝（女／上班族）：「無聊才會看啊，大學時是有同樣的場景與生活模式、習慣、教學環境，現在則是局外人，只想看大學生在搞什麼，跳脫一下上班族心情，也可能跟關注的事情比較不一樣，大學比較注重在功課、社團或生活，上班後會比較關注自己想要學習的事情。」

小個兒（女／上班族）：「把它當作綜藝節目來看啊，他們可能會發表一些有趣的言論，或是有當今時事的討論就會看，但大學看的比較頻繁，現在上班會累啊，回家就想休息了。」

上班族因為生活作息的關係，兩位住在家裡的上班族，皆表示收看「大學生了沒」，沒有比大學時看得那麼頻繁，且會將該節目視為「無聊」時，為了打發時間才會看的「綜藝節目」，並以「跳脫」上班緊張壓力的心情來從事收視行為；另外，也看出上班族在身分與想法的轉變，會以「局外人」的心態，來看待該節目中的大學生，由此顯示觀眾在收視的過程中，會不斷地確認自己的需求、興趣與品味，並在文本的解讀中反映出自己所處社會位置。

（二）、校園生活面向解讀



受訪者一致認同「文憑」在當今社會或就業職場的重要性，也已成為「基本」的學歷，常將文憑與未來職場進行連結，有著擁有文憑就有好工作的迷思，而讀大學的心態，難免受社會氛圍或父母的意見所影響。另從上班族的訪談中，發現大學畢業生確實有著「學非所用」的情況，但他們肯定過去大學所學，認為大學中學問與經驗的累積，仍可幫助他們思考，並將大學生涯視為人生的重要經歷。

小個兒（女／上班族）：「雖然我現在的工作，和我當初念的完全不相關，可是我也不會去否定我當初在大學學到的東西，因為我不知道以後我哪時候可以用到它，它可以幫助我思考的方向。」

企鵝（女／上班族）：「...我現在工作的內容和我學的沒有關係，至少我會覺得是我從小想要達成，我也達成它，我也曾經是經歷過，雖然有落差，我也不會覺得很可惜。」

高中生受訪者對媒體中大學生素質低落的論述，似乎會從大學錄取率作為評估的標準，但也多表示無法代表多數大學生；大學生受訪者看待語文能力的質疑，站在「辯護」的立場，認為求學環境與媒體運作的因素下，兩代大學生之間的素質是不能只靠單一個案就加以斷定，皆不認同當今大學生素質低落的論述。

上班族會先肯定當今大學生的嶄新特質，例如在自我表達與想像力方面，會站在大學生的立場進行論述，可能與曾經保有大學生身分，脫離大學時間不久有關（兩人進入職場時間約四年）；但仍表明他們與大學生確實仍有不同，並用「我們」與「他們」的論述，將自己與大學生加以區隔。

小個兒（女／上班族）：「我覺得也沒有說素質低落，可能是跟他們所處的世代不同吧，比較崇尚自由，比較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會表現出比較自我的態度，我們就會遵循一些該有的規則。」

企鵝（女／上班族）：「...我反倒覺得節目的大學生是勇於表現和做自己的，在節目上可以看出時下年輕人他們追求或表現的方式。」



不管是未來、現在或曾經是大學生的他們，都認同世代間求學態度的改變，但不應該做高／下、優／劣的判定，同意上一代的「專注」與「辛苦」，也強調這一世代的多元和差異。受訪者傾向將外界對大學生學習態度不佳的批判，歸咎於外在環境的因素，並提出優於上一代之處（資訊的運用），同時強調現在的大學生亦有不小的學業壓力，並非整日打混。

（三）、課外生活面向解讀

高中生受訪者雖未有打工經驗，卻都想在大學生涯中增加工作經驗，大學生則多有打工經驗，認為打工是大學生活中必要的一環，皆肯定大學生活的打工行為與經驗。打工被視為「接觸社會」與「成長」的象徵，但打工不能與學生本份相互違背，傾向與主流價值觀靠攏；上班族受訪者雖肯定打工的經驗，卻似乎認為現今大學生較容易因追求物質享受而選擇打工而忘了本份。

Arthur（男／高中生）：「我大學想要打工，因為想認識校園以外的人，增加自己的人脈...」。

Jacket（男／大學生）：「我最多是在校內的工讀...但我支持大學生打工的，一部分有更多錢可以運用，不用完全依賴父母，一部分大學生活少了打工好像少了什麼。」

小個兒（女／上班族）：「我覺得現在就是物質至上吧，當然說你放棄了學業，得到了物質生活，那可能是暫時的吧，像節目上也會有學生說，他找到未來方向，他還是會選擇回學校。」

企鵝（女／上班族）：「...，因為小孩都被保護的很厲害，打工反而可以訓練應對進退的能力，跟處理事情的能力，而不是死讀書，但是打工的時間和你本分的時間，如何去衡量和掌握，不要本末倒置，可能現在大家比較追求物質，忘記自己本身該做的，以及自己有沒有能力去負擔。」



（四）、兩性互動面向解讀

由於兩性觀念的開放，以及脫離家庭束縛，受訪者皆認同談戀愛是大學生活的必修學分，也認同節目多談論大學生戀愛議題的必要性，而愛情中所面臨的困擾，多半認為是每個年齡層都會遇到的問題，只是高中生對談戀愛多是抱有憧憬，談戀愛是大學生所欲求的課題；大學生雖已經歷過其酸甜苦辣，仍處於「學習」階段，節目則貼切展現大學生兩性關係相處的難題，受訪者似乎很認同節目內容、感同身受；而上班族較前兩者不同，認為大學生處理感情問題較不理智，其發言顯得老成，彷彿位於專家論述。

企鵝（女／上班族）：「離開家到另一個團體生活，不用被父母盯著，是兩性關係的開始，在戀愛學分中學習兩性的相處，懂得不讓自己受傷，而且愛情困擾在每個世代都會有，男女生本來就大不同，只是現在對分手的態度較可怕。」

小個兒（女／上班族）：「愛情這個課題，是人人都需要面對的，多一點分享，並不會不好，在大學應該學習如何尊重異性與異性相處，兩性關係的處理上，其實個人是認為很難處理到理智或圓滿的境界，在這個時候面臨到的愛情困擾，通常會不知如何解決...。」

節目中特別突顯兩性間的差異，有受訪者提及喜歡看兩性間的「鬥嘴」，成為喜歡收視該主題的因素，似乎顯露閱聽人存有兩性愛情觀迥異的刻板印象，雖然受訪者表示會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去審視大學生，或提供他們反思的空間，但仍會以自身性別的立場切入，來做最終的判斷（如男性受訪者認為爭吵是因為女方無理取鬧，女性受訪者希望男性也要做家事）。

Jacket（男／大學生）：「與女友交往常常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就可以吵啊，男女觀念差異確實很多，看節目中的男女吵吵鬧鬧，看了反而可以回頭想想自己，但女生有時真的不能無理取鬧，為小事吵架真的很煩。」



企鵝（女／上班族）：「看男女生的大不同與鬥嘴，思考模式的不同，兩性原本就有許多不同，鬥嘴的有趣，其實都沒有誰一定對或錯，不會特別站某一方，用第三人稱角度去觀察，但家事是誰的工作之類，是我會堅持的，要一起做，女生才不會有許多怨氣。」

上班族更傾向「負責任、穩定長久」的愛情，一方面也許是成熟使然，另一方面可能是要與大學生「隨性、速食」的愛情進行區隔，而發展出來的論述；顯示閱聽人會因他們所處的社會位置與角色期待，而有不同的解讀，上班族已經出社會，沒有學生的「保護膜」，也不能再以年輕不懂事來作為不負責任的藉口，一方面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亦是譴責此種短暫、不負責任的兩性關係。上班族受到召喚，進行優勢解讀。

企鵝（女／上班族）：「不認同節目一些大學生速食愛情這種兩性相處的觀念...。」

小個兒（女／上班族）：「我認為放肆博愛是種不願負責的想法，對於感情不敢勇於去承擔選擇的後果，所以選擇博愛...。」

（五）、扮妝與性別扮妝解讀

「學習」梳妝打扮是女性受訪者觀看該節目的重點，但受訪者因為社會角色的因素，在打扮觀念與對節目的需求勢必有所差異；高中生因制式的穿著規定，只有在假日外出才能打扮，也要求節目能有屬於高中生風格的穿衣教學，而上班族因職場的需求，對外在形象比大學時期更加重視，也更會「挑」該節目主題來進行收視。

多數學者認為社會文化因素是引起身體意象失調的主要原因，其中大眾傳播媒體在傳達社會期望與理想纖瘦體型上，是最具影響效力的途徑（羅惠丹、姜逸群，2007）；女性受訪者多數都有減重的想法與作為，男大受訪者卻有增重的打算，看出社會對兩性的體態審美標準的差異，多受社會文化因素影響到身體意象



(傳播媒體、親友的評價)，也自覺受到主流意識形態掌控，但並無反抗的意識。

蚊子（女／大學生）：「太胖真的很難穿衣服...因為瘦過阿，可以穿漂亮衣服，不會找不到自己 size，比較有自信吧，可是我是用 BMI 去定義。」

Jacket（男／大學生）：「...瘦就是美不適用在男生身上，周遭女生很多都有在減重或嚮往瘦，但他們希望男生卻是壯壯的，但無奈我就真的吃不胖。」

小個兒（女／上班族）：「社會普羅大眾可以接受的美，就是這個世代的審美啊，所以受社會影響是正常的吧，當然影響健康是件很不好的事，我想應該是會符合社會主流吧，只可惜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胖會讓有些人產生偏見，或者覺得你不健康，主流價值觀就是大部分人想的，所以我也不過就是大部分人之一。」

企鵝（女／上班族）：「這是現在普遍對外在的標準，也受明星媒體影響，只要瘦的健康、體重在標準值內就可以了，我也是這樣才去運動，身材好、買衣服什麼都可以，也可以不忌口大吃美食、不計算卡路里、照相也不用擔心臉大，這是事實。」

專家建議在該主題（扮妝）對觀眾的影響特別顯著，觀眾常將專家代表權威的建言，視為主要的參考依據，對於專家有著一定程度的認同，並給予良好的評價，

蚊子（女／大學生）：「專家在節目上講的話還是比大學生和主持人的還要客觀啦，我倒是還蠻相信專家說的話，因為他們畢竟是有經驗或驗證過，專家說的話，會讓人覺得有公信力，就會想仿效。」

Jacket（男／大學生）：「專家當然會比主持人和大學生還要了解，尤其是流行資訊方面的，但有關職場單元請的專家，常會以資方的立場說話，就覺得蠻不贊同的。」



當今電視媒體「置入性行銷」盛行，造成許多觀眾的反感與學者的撻伐，但此次受訪者對置入性行銷卻沒有產生排斥的現象，反倒會因節目中對產品的介紹，成為其優先考慮的依據，這與受訪者對節目中「專家」的認同度高應不無關聯；而受訪者自認有著一定程度「媒體識讀」的能力，可以分辨商品置入行銷的情形。

Jacket（男／大學生）：「常常在節目中發現，像是 levi's 褲子，還有陶子有提過代言的果汁，現在觀眾多少都能看出吧，只是介紹的東西夠吸引人，真的會心動，會去搜尋產品的資訊，而且在 bbs 也常看到有人發問某人穿的衣服是什麼牌子之類的。」

企鵝（女／上班族）：「記得『大學生了沒』有請過倩碧和 mac（化妝品品牌）…，我覺得在所難免，但不要過度，而且現在觀眾都很精的，我會列入優先考慮，但仍會評估，可能試用一下或看網上使用者心得。」

伍、結論與討論

大學生的身分受到關注，談話性綜藝節目「大學生了沒」的應運而生，雖然本研究探討「大學生了沒」節目場景與言談其權力關係的運作，得知媒體的再現過程充滿權力宰制，看出主掌節目運作的主持人，與選定節目主題的製作單位在其中的權力施展，而節目中專家來賓的發言與建議也能取得合法性與正當性，使得大學生在該節目的發展空間備受打壓，而有著類似「課堂教室」的運作型態。

尤有甚者，綜藝節目的運作多半是「貶低別人、取悅大眾」的風格；常識、語文能力較差的大學生，其表達能力與語文程度，正好符合綜藝節目運作下所需要的「效（笑）果」，但此種文本特質，可能壓縮現實生活多受肯定的高素質大學生的展現機會，加深大學生素質「小學生化」的刻板印象；而具備同志傾向的大學生似乎也在綜藝節目邏輯的運作下，成為「笑料」、「爆點」而淪為丑角，此舉固然促使原本遭受排斥與貶抑的大學生，取得曝光的機會，然而卻似乎無助



於這些大學生形象的提升。

然而大學生的非主流論述也有「意外」得以流竄的機會，而成為呈現多元大學生形象的一線曙光，足見現今社會中權力運作的形式固然更加精密，促使監控更形細緻，但本研究的發現也提醒我們，權力的施展必然包含反抗的可能性（錢俊譯，2005），而大眾媒體則是可以提供論述抗爭的場域（Fiske,1990）。

「大學生了沒」除了具有娛樂消遣的功能之外，也給予大學生一個以往缺乏的表達論述空間，大學生不但可以藉由該節目提高能見度，更可以透過各種表演來展現自我，並擁有詮釋與為大學生相關議題平反的機會，當大學生取得發言權及參與權的同時，任何的抵抗與大學生的反主流論述確實都有逐步滲透的可能性，促使大學生議題不再流於單一化、片面化，進一步提供大學生形象翻轉的契機。

雖然曾有部落客批評在「大學生了沒」節目中，看到的現象就是「女大學生忙著化妝打扮瘦身，男大學生成天想辦法把馬子、聯誼」（YAHOO！BLOG，2011）。但透過本研究的文本分析，發現這個電視文本，讓大學生現身說法，位自己發聲，提供挑戰主流新聞媒體對大學生負面論述及發展多元論述的可能，如節目中雖突顯大學生常識、知識的淺薄，但也透過科系與課程的單元，讓大學生親自介紹在校所學習「專業」和「實用」的技能，而有別於過去大學生「讀死書」的刻板印象，並且透過具有「生動」、「創意」與「勇於表現」的大學生特質，企圖改觀大學生的負面形象；而在校外生活面向中，大學生打工的意涵，似乎也由大學生「拜金」、「捨棄課業追求物質」而轉向「得到在學校得不到的寶貴經驗」、「學習獨立」等正向論述。而大學生好逸惡勞、吃不了苦的印象，也透過節目中大學生能吃苦、肯吃苦的言談，而能稍有平反。

媒體常描繪大學生享樂、無法獨立自主的形象，節目中藉由大學生環島的經驗分享，達到自我實現與把握青春，也藉由大學生「活在當下」的論述，逐漸導向正面，展露肯吃苦、勇於表現、活在當下、敢於實踐、熱情青春的大學生形象，



企圖反轉主流媒體所塑造大學生的負面形象。

「大學生了沒」節目中「戀愛教室」的運作模式，討論大學生兩性議題，雖然節目內容似乎充斥著父權體制的迷思，但由本研究的訪談中得知，這是十分受到觀眾喜愛、認同的單元，顯示這個年齡層的觀眾認為討論兩性相處主題的重要性及其需求。

外在妝扮面向中，發現男性陰柔特質的展現，在「流行、時尚」的框架中是被允許與鬆綁的，女大學生則仍深深陷於美貌迷思中，持續成為男性凝視的客體。另外，上班族喜歡看外表裝扮的主題，這也成為她們眼中最「實用」的單元，他們認為到了職場之後，外在扮妝變得相形重要，而「大學生了沒」節目的這個單元，為他們提供了職場所需。

專家學者對於大學生的負面評論雖在主流新聞媒體上時有描繪（研究背景中已有回顧），「大學生了沒」節目則提供大學生形象得以平反或平衡的機會，突顯當正、反論述在進行交鋒時，大學生論述在節目中的重要性，也迫使父權思維必須對大學生在若干面向鬆綁，並容許大學生為自己辯護與形象重塑，甚至是原本大學生的非主流論述與行為，反倒有可能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本研究認為「大學生了沒」在相當程度上挑戰與反轉了大學生的負面形象。

「再現」研究關心的不是去找尋真實，而是關注媒體重組社會狀況時，對閱聽人是否產生真實效果（林芳玫，1996a）；本研究採用接收分析「主動閱聽人」的概念，但不過度認為閱聽人在有積極解讀的能力之餘，面對文本必定有批判性的詮釋行為，而是提供不同身分的閱聽人有詮釋差異的可能性。

本研究進行高中生、大學生、上班族觀眾的訪談，發現受訪者觀看「大學生了沒」節目的情形，是為了窺知大學生活（高中生）、尋求歸屬感（大學生）、重溫與跳脫上班壓力（上班族）的需求，據此，不同身分、位置的閱聽人確實有著不同的收視經驗與詮釋。



研究發現，高中生與大學生對文本的解讀，或許因沒有經歷過大學生活，或仍保有大學生身分，常為節目中大學生進行「辯護」，雖藉訪談展露其自主性，對節目內容（尤其是大學生的言行）卻缺乏批判言論；而上班族在文本的解讀，常以較高的身分位置進行觀視，展現其旁觀、超然、指導、評斷意味的態度，且在若干議題上帶著譴責的語彙，並清楚地與文本中的大學生與大學生行為劃清界限，企圖藉此顯現其成熟度，與年少輕狂的大學生不同，因而亦對節目文本有著迥異的解讀。

當代許多閱聽人研究，都聚焦在閱聽人的實踐面向(王宜燕，2012)，閱聽人的主體性不單是被社會建構，而是也能透過主體的能動性，再形構其身分認同。而從本研究的受訪者身上，亦看到這樣的實踐軌跡，不論在校園生活面向、校外生活面向、兩性互動、扮妝與性別扮妝等主題中，皆可瞥見閱聽人的媒體消費與其身分、生活脈絡的密切關聯性，。由訪談結果可以看出觀眾與文本、以及社會主流規範的關係，並非單純的消極接受或抗拒對立，閱聽人其實是「各取所需」，藉著殊異的收視動機、經驗詮釋來展現其主體能動與認同形構。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王宜燕（2012）。〈閱聽人研究實踐轉向理論初探〉。《新聞學研究》，113：39-75。

王泰俐（2009）。〈八卦電視新聞的閱聽眾接收分析〉，《傳播與管理研究》，8：2，3-36。

王嵩音（1998）。《臺灣原住民與新聞媒介》。台北：時英。

方鳳琪、陳燕秋、徐偉倫（2002）。臺灣青少年收看綜藝節目與其道德判斷之相關性，《廣播與電視》，19：59-97。

冉龍華（2007）。〈凡人當道的時代〉，《廣告雜誌》，194：10-11。

成令方、王秀雲、游美惠、邱大昕、吳嘉苓譯（2008）。《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台北：群學。

成露茜、羅曉南（2005）。《批判的媒體識讀》。台北：正中。

李佩英（2006）。韓劇《大長今》之接收分析研究：男女閱聽人對「長今」角色的解讀。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艾傑比尼爾森（2009）。〈2009年1-10月「大學生了沒」節目收視群調查〉。

宋文里（1993）。〈誰是垃圾的主人翁？談「青少年問題論述」的問題〉，《張老師月刊》，192，48-56。

沈錦惠（2003）。〈發現螢幕：資訊品質與觀眾賦權再思考〉，《廣播與電視》，20：35-56。

林芳玫（1996a）。《女性與媒體再現》。台北：巨流。



林俊達（2005）。臺灣報紙報導大學生形象之內容分析。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林昭君（2009）。談話性節目中的性別論述－以〈大學生了沒〉為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施羽盈（2008）。綜藝節目主持人女性助理之形象解讀。佛光大學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倪炎元（2005）。《再現的政治：台灣報紙媒體對「他者」建構的論述分析》。台北：韋伯（一版二刷）。

陳光興（1997）。〈青少年文化研究：回應林益民〉，《臺灣社會研究》，25：227-231。

陳育灝（2004）。〈輕薄短淺的次文化--半大不小的矛盾〉，《百世教育雜誌》，140：25-37。

陳婷玉（2008）。〈背叛！台灣女性如何解讀電影《斷背山》：一個接收分析研究〉，《電影欣賞學刊》，26：3，149-164。

張志遠（2011）。《大學生形象的媒體再現與閱聽人的解讀研究---以「大學生了沒」為例》。南華大學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淑綺（2000）。我是誰？青少年的再現——以平面媒體為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彭芸、鍾起惠（1997）。《有線電視與觀眾》。台北：廣電基金。

彭懷恩（2003）。《台灣政治發展》。台北：風雲論壇。

賀德芬（1990）。《大學之再生》。台北：時報文化。



黃麗英（1994）。解讀三臺綜藝節目短劇的性別論述。文化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幸真主編(2010)。青少年的性：西方研究與在地觀點。台北：巨流(林昱瑄譯，第九章，成為或不成為「正妹」：協商異性戀性慾的陰柔特質)。

蔡美瑛（1998）。《綜藝節目對塑造青少年次文化之影響》。台北：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

鄭明椿譯（1993）。《解讀電視》。台北：遠流。

蕭富元（2007）。《競爭實力：臺灣百萬大學生如何由人力變人才》。台北：天下雜誌。

賴國洲（2000）。<透視 monitor--青少年文化傳播解碼>，《文化視窗》，22：38-45。

錢俊譯（2005）。《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台北：桂冠。

錢得龍、黃政傑、吳清山、黃木蘭（2008）。<大學生應具備的基本態度與人文素養>，《師友月刊》，490：8-27。

戴育賢（1994）。<大眾媒體與真實建構-一次現象社會學的探討>，《新聞學研究》，48：169-192。

簡妙如（1999）。<再現的再現：九〇年代台灣 A 片「常識」的分析與反思>，《新聞學研究》，58：113-138。

關尚仁（1999）。<看優質綜藝休閒有品質>，《廣電人》，51：35-36。

羅惠丹、姜逸群（2007）。<大學女生身體意象、社會文化因素與體重控制行為之相關研究>，《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報》，28：17-42。



英文部份

Fairclough, N. (1995) .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Ch.1 (media and language: setting and agenda)

Fiske, J. (1990) .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Hall, S. (1980) . Encoding/decoding.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and P. Willis (Eds.) . *Culture, Media, Language*. pp.128-138, London, Hutchinson.

Hebdige(1988). *Hiding in the light : Youth Surveillance and Display*. In Hiding in the light, ch1, pp.17-36.

Morley, D (1980) .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Structure and Decoding*. London: BFI.

Scheurer, T (1985). The variety show. In B.G. Rose (Ed.). *TV Genres: A Handbook and Reference Guide* (pp.307-327) .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Van Zoonen ,L (1994) . *Media texts and gender*. In Feminist media studies. London: Sage.

報紙部份

朱芳瑤（2009.11.10）。「洪蘭：台大醫科學生尸位素餐。」**中國時報**。A4 版。

朱芳瑤（2009.9.14）。「拯救世界，不如幫媽洗碗。」**中國時報**。A1 版。

李家同（2004.2.17）。「大學生知多少？」**聯合報**。A15 版。

林志成（2008.8.9）。「7.69 分上大學，仍有 105 系招不足。」**中國時報**。A6 版。

游明金（2010.12.2）。「大學生打工賺錢 王建煊：笨死了。」**自由時報**。AA1 版。



網路部份

TVBS (2010)。<延畢是懦夫？104 楊基寬措辭挨轟>。檢索日期：2010.4.13。
取自 World Wide Web : 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yu20090608123115

YAHOO ! BLOG (2011)。<allmineral 二三鳥鳥事>。檢索日期：2011.6.20。
取自 World Wide Web : <http://tw.myblog.yahoo.com/mineral-1978/article?mid=3478&prev=3684&next=>

大學生了沒官網(2010)。<節目簡介>。檢索日期：2010.11.30。取自 World Wide Web : <http://blog.xuite.net/cti.college/blog/13305476>



附錄一、文本分析各面向所選取的單元

(一) 校園生活面向

2007-10-04 語文能力大退步大學生國語文測驗、2008-01-23 你有沒有國際觀
大學生跟得上世界嗎？、2008-10-22 修不到的獨家課程 各個科系都有絕活！、
2009-09-11 我的課程好好玩、2009-12-02 是沒禮貌還是真自由？上課做這些事不
行嗎？、2010-02-08 平平都是念大學！兩代學生生活差很大？！

(二) 課外生活面向

2007-12-27 老板都想要！我還沒畢業就有工作！、2008-02-19 我不想念大
學！沒有文憑會有好工作嗎？、2010-01-19 苦扣薪！勞力！遇奧客！大學生苦命
打工事件簿、2010-02-18 煩惱校園求職急診室！為何我的工作換不停？！
2008-07-30 一生最少要環島一次！大學生闖台灣圓夢、2009-04-01 大學生的晚九
朝五！超好玩夜生活特蒐！、2009-09-01 拒絕白白耗青春！大學生涯必做 10 件。

(三) 兩性互動面向

2008-08-01 主動踢到大鐵板！請不要這樣、2008-09-26 大學生性知識及格
嗎？！不可不學的健康教育課、2009-04-23 純情專一 VS 放肆博愛！你的愛情觀
是哪一種？、2010-03-02 糟！千萬別愛上他/她！？不及格情人排行榜！、
2010-03-25 為何我總是看錯人！百分百情人哪裡找？！

(四) 扮妝與性別妝扮

2007-12-04 大學生審美麗，瘦才真的美嗎？、2009-03-09 濃妝美還是素顏
棒？女大生自有一套道理？！、2009-06-18 校園美型男當道，沒型男大生狂抗
議、2010-03-11 差很大此一時彼一時？現代女大生什麼樣？



附錄二、訪談題目

一、基本資料（過去／就讀學校系級、收看頻率、收看方式、家境、課業、對外貌愛情購物觀等...）

二、觀眾對於電視綜藝節目中大學生相關主題看法

1. 為什麼會經常收看該節目？喜歡或不喜歡看什麼主題？
2. 認為節目議題或內容要傳達什麼觀念？
3. 印象深刻的節目內容？對節目議題或內容的看法？

三、大學生形象

1. 大學生主題塑造的大學生形象？理想的大學生形象？
2. 你認為與自己經驗或想像的大學生形象有何差異？

四、此類型主題對觀眾的影響

1. 會不會採用節目內容與建議？
2. 專家學者、主持人、大學生來賓對你的影響力？
3. 受訪者有發覺節目置入性行銷的現象嗎？有何看法？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audience analysis of the variety show “University”

Ting-Yu, Chen; Chih-Yuan, Chang

《Abstract》

After ten years of reformation o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Taiwan, the number of colleges has been soaring. Almost every young adult goes to the college and get a diploma. The quality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en questioned and criticized recently, and these people have been portrayed with negative images in the media, especially the news.

The variety show “University” started to broadcast at CTI television in 2007. It is a program aimed at college students. A couple dozens of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talk about their college lives for every episode, so as a few adult guests. This study explored how this show can be a space where college students speak for themselv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show “University” put emphasis on college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campus lives. Through the seat arrangement, the setting of host, guest, and even production team, the show seems to replicate a “classroom” power relation.

Through discourse analysis, it was found how college student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show still responded to some mainstream assumptions of these young people. However, reversal discourses also emerged from the show and diverse images of college students get to be presented. The show becomes the site where all different discourses contend for hegemony. It was also found that audience in different cultural positions would interpret the show distinctively.



Keyword: college students, “University”, representation, audience study

